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再生緣 第三十七回 寄花箋為明往跡

詩曰：楊柳園林奪錦袍，爭如瑜亮鬥英豪。百年良偶原無分，三載陰謀亦枉勞。

碌碌風塵徒取辱，恢恢天網豈能逃。賺妻不是還陪妹，比似周郎計未高。

落葉蕭蕭響曲廊，恰逢明日是重陽。山邊紅樹和秋影，籬畔黃花綻晚香。寒草無煙開曲徑，小峰有色映深堂。停毫兩日今相續，好趁晴輝照半方。前本曾云劉郡主，救親跋涉上京邦。入都歇在招商店，聞得凶音痛更傷。左右熟思無別計，只得要，自修一札救爹娘。一時坐在明窗下，拭拭啼斑正正裳。三嫂鋪張花箋紙，梵如研得墨濃香。方才提起尖毫筆，默默無言暗付量。半晌沉吟猶未寫，只急得，羞紅飛上雪腮邊。心自亂，意偏慌，淚似珍珠落數行。濕透花箋又重換，一聲自啐道何妨。

呀啐！就便寫得不好亦何妨？

奴家本是一紅顏，又未攻書與讀書。故亂揮揮何必想，也只要，言詞懇切望周全。不通本料雅人笑，普天下，哪個都如班嬋娟？燕玉說先寫稿，一邊擬想一邊觀。少時書罷從頭看，不住地，手握春尖說好酸。閱過一回鋪在側，重新謄寫在花箋。羊毫舉處雖非好，小楷書來倒也端。謄至二行忘一字，芳心著急頓金蓮。恐防耽誤天色晚，只是增添在旁邊。用意留神朝下寫，方能字字得周全。上雲燕玉劉氏女，書奉君家在目前。一自敝園相晤後，時光彈指過三年。終身所屬常懷想，望君三載日將穿。惟是待君榮顯際，希求了結此生緣。何期一旦君家變，凶信傳來體欲捐。因想君猶逃出外，或能異日又團圓。故留殘喘於人世，但望君家得後全。不幸之中逢不幸，又逢另字母姨男。表兄名叫崔攀鳳，喪偶無妻要續弦。姨男求親煩舅父，家慈作札問家嚴。其時惟盼京中信，父命如何再作言。不道書回同允許，吉期已定就行盤。妾身原欲捐軀死，要感江媽母子賢。相共議雲權避難，當時夜走萬緣庵。善靈庵主相留住，乳母依在一室間。妾已得將貞節保，誰知湊巧更奇然。於歸梅氏家姑母，攜女投親恰到滇。老母其時方失女，正無良計退姻緣。竟將表妹來承繼，代嫁於歸崔府門。此時外邊俱不曉，君侯諒亦未知音。可憐燕玉潛身出，埋沒深含不白冤。寄跡神庵雖潔淨，偏遭偷竊失盤纏。寶珠盡被香公盜，自此孤寒度日難。庵主善靈情意薄，不時兩語共三言。妾和乳母團清守，只得諸凡做上前。因守舊盟無所怨，在庵年半未曾聞。漿衣燒物時時做，補短縫長日日忙。但使尼姑心內喜，免教懷恨泄機關。江乳娘，連受苦，管理廚房更可憐。淘米劈柴俱自任，含淚忍氣不開言。片心也望君榮貴，圖個收成在後邊。誰料君家重合聚，一門三貴報前冤。父兄已下兩年內，復解殘年母出滇。妾在其時悲欲絕，自知無望事難全。已將父母皆收獄，孤女偷生也汗顏。因此商於江進喜，仗伊之力措盤川。搭舟路上蒙天佑，一直南風送北船。今日已臨京都下，旅中拜筆望垂憐。當年私許終身事，原為先亡生母言。只說救君家可保，今日之事竟不然。朝廷已定全家斬，父母吞刀在眼前。為女之心安忍見，雙親一死我何堪。君如倘得留情面，乞把衰年兩老寬。奎璧家兄原罪重，任憑尊意雪深冤。誠祈念妾親皆老，斬首之際免受難。如若當年情已絕，妾今自赴午門前。雖慚不及緹孝女，願代椿萱市曹斬。畫扇而今無福受，數年苦守已徒然。並同尺素呈台座，羅帕如存也擲還。薄命閨娃該若此，不能成就好姻緣。今衝斧鉞求恩鑒，惟願君侯大德憐。燕玉於中和淚具，血誠敬達虎威前。倘蒙賜覆江媽子，寫女銜恩謹拜瞻。書罷自家觀一遍，芳心覺道也還堪。就將飯粒黏封好，貼個尖紅短短箋。又寫東平王手啟，一函一扇注旁邊。孤女含淚開箱子，取出胎珍復又觀。翻去翻來難割捨，忍不住，心中一陣好辛酸。

啊唷扇兒呀扇兒，你要歸還舊主了。

可憐相贈數年多，無日無時不伴奴。守你一場空妄想，今朝拿去換香羅。多嬌想到傷心處，痛哭無聲淚似梭。無奈俱交江進喜，叮嚀囑托勿遲延。進喜啊，你將書扇好收藏，去見東平忠孝王。依與不依須回復，奴家立等在招商。才能進喜連聲應，納入懷中出店房。郡主擔驚心內跳，江媽著急意彷徨。梵如合掌求天佑，三個人，戰戰兢兢在一房。且說投書江進喜，匆匆出店繞街坊。真緊急，實堪忙，天已微昏野色黃。問到東平王府內，抬頭一看暗稱揚。但見那，親王府第好威嚴，百步之寬砌玉磚。畫戟兩行排雁翅，明刀千口映秋泉。層層碧瓦祥雲現，曲曲紅牆瑞氣旋。彩鳳雙飛朱漆柱，金獅對座石門關。頂盔壯士居中守，掛甲旗牌左右瞻。凜凜威風真蓋世，堂堂氣象果非凡。於時進喜忙忙走，廿四軍官向上攔。

啊什麼人，敢走千歲爺中轅門？

一聲大喝震天庭，進喜心慌退步行。忙繞紅牆從側走，低頭竟入左轅門。旗牌一見齊攔住，耀武揚威問什人。

嗯！不知事的來人，好生大膽。這東轅門是付參游守進見王爺的道路，怎許你向裡胡行？

旗牌言訖舉鋼鞭，進喜魂飛退後邊。暗暗搖頭稱厲害，回身只得走西轅。門前又有旗牌阻，用手相推問事由。

啊你是誰人？到此有何事幹？快些說來！這西轅門內原許官宦人家行走，你可是哪一府中的人？要說個明白！

進喜聞言欠欠身，慌忙陪笑說其情。休阻擋，乞通聞，伏望軍官放我行。在下本是劉府僕，姓江進喜是吾名。拜求轉達頭門上，說俺是，要見王爺稟事因。守汛旗牌方始退，一人飛向裡邊行。不多片刻來呼喚，江管家，款步忙忙進大門。又見那，頭門高聳一重重，畫彩飛金氣象雄。碧瓦輝光生兩獸，紅牆雲影畫雙龍。兩邊石官兵坐，一座花屏正殿通。進喜見時忙款步，虞侯起立問情衷。

啊來人何干？你到底哪宅家？適才旗牌官通報糊塗，快快再言個明白！

進喜時間按定頃，虛心下氣又通名。方才提出劉侯府，門上之人變了形。睜怒目，咬牙根，如響春雷喊一聲。

啊唷唷來得好！來得好！你就是陷害我太王爺小千歲明日砍頭的劉國丈家人麼？守門軍士何在？快與我打他一頓，趕出轅門！

兩下軍兵應得高，一齊踴躍逞雄驍。吆吆喝喝朝前裏，亂亂哄哄向上跑。這一個，擺動盔纓收甲帶；那一個，扯開箭袋掖征袍。這一個，將提鞭桿先敲背；那一個，飛起鞭尖就踢腰。合眾軍兵同喊打，江進喜那時不覺怒沖霄。素隨小主知拳腳，恨發難平也逞驍。正在頭門喧打處，卻值那，掌家曹勝出來瞧。

話說家人曹勝，就是當年跟隨著小主人，到劉府中去擾過進喜一頓酒飯的。當下聞得人聲，出外來看情形。才問得一聲何人喧鬧，已見了重圍中的進喜，忙叫道：啊呀了不得！眾門軍，閃開！閃開！這是小王爺的救命恩人呀，你們如何得罪他起來？

一面言時一面行，分開兩下眾軍丁。上前執手慇懃問，連把江哥叫兩聲。你在何方來此地？少王爺，無時不念有恩人。前朝解到劉家眷，就去那，刑部衙門問信音。查點一番無有你，犯人冊上少尊名。王爺好不甘心牽掛，終日惟思來報恩。可喜江哥今日至，我家千歲必歡欣。軍丁得罪休生氣，請入門房敘敘情。言訖欣然往裡讓，於時進喜氣方平。正衣同進頭門裡，謙遜在中坐定身。曹勝細將來意問，江進喜，只稱求見小王親。

啊曹哥，我小弟自從雲南本地至九月盡邊，那欵差拿解主母太郡，幸喜小弟不在府中，未遭擒獲。今日有件機密事，要親見少王爺稟聞。

既蒙千歲每垂憐，望乞曹哥稟一聲。實有一樁機密事，要求面見在銀鑾。掌家曹勝聞其語，立起身來便答言。

呀，江哥，今日我家千歲爺往鄴相府中替老太師拜壽去了。只有老王爺在家，你要見時，待小弟替你通報。

進喜沉吟暗思索，即報王爺感恩多。於時曹勝走入內，半晌之間出外呼。進喜應聲隨著走，穿廊越戶步如梭。須臾已到東書院，簷下人傳上玉坡。進喜伏階先叩首，方才入內不延俄。但見那，武憲王爺坐在堂，面前寶案疊書章。身披反背貂皮襖，座設圍爐烈火光。東壁懸弓西壁劍，親隨侍立兩分行。當時進喜趨前跪，三叩完時道細詳。

願太王爺千歲千歲千歲！小的江進喜，叩頭請安。

座上皇親首半抬，春風滿面笑顏開。撚鬚欠體呼聲好，吩咐旁邊挽起來。進喜謝恩垂手立，問聲何故在金台？

啊救吾兒的義士，你何日來京的？

當日虧你存心好，吾家故得又重興。犯人冊上全無汝，小王爺，夜夜朝朝念大恩。義士既來真可喜，有何密事告孤聞。才能進喜慌忙應，雙膝前行稟一聲。太王爺，小人今日進京邦，因有機密事一樁。郡主自從私訂後，真心實意守閨房。侯爺復許崔公子，終日尋思欲自亡。便與小人娘共議，宵分遁跡到庵堂。兩年苦守無人曉，清淨空門也算康。聞得王爺今顯達，千金親自進京邦。此時歇在招商店，特遣投書見小王。一切細詳俱在內，只等候，東平千歲拆封章。稟完不覺垂流淚，國丈驚奇又贊揚。

啊唷，奇哉！有這等事麼？你郡主既然避跡，嫁崔公子的又是何人？

娶妻明證是劉門，怎言郡主未曾嫁？今日如何到帝城？進喜叩頭從直訴，皇親大悅索書文。休急促，勿遲停，快快拿來看一看。郡主守貞真可敬，速將書札現交明。於時進喜心無主，低首沉吟不敢呈。國丈一看如此樣，止不住，哈哈大笑兩三聲。

啊唷江義士，你不放心麼？孤家是小王爺之父，何必狐疑。

進喜無奈取書函，並將畫扇獻堂前。王親看過紅簽子，然後開封仔細觀。兩下親隨整絳燭，從頭至尾逐行看。霎時看罷香閨筆，一紙花箋香滿案。

啊唷好好好！難得難得！壯哉壯哉！不枉我皇甫門中之人，都乾的是忠孝節義。

可嘉可喜你千金，苦守前緣不再婚。歸去復明賢郡主，你說是，孤家拆看盡知聞。吾為忠孝王爺父，凡事還當我處分。這件事情俱已悉，傳言郡主放寬心。皇親說罷容顏悅，江進喜，叩首連忙謝了恩。

啊唷，謝太王爺的天恩。小的奉郡主之命，務求小王爺的回書一封帶去方才放心。

武憲王爺道自然，要封回信卻何難。外廂酒飯消停等，小王爺，回府多應一鼓天。進喜叩頭方退出，王親座上好欣然。吩咐一聲人秉燭，袖書竟入內宮間。穿夾道，過重門，步到之時早啟簾。尹氏王妃堂內坐，正共著，蘇家娘子勇娥談。一見入內齊齊起，女伯歡容接上前。皇甫亭山心甚切，一腳跨進就開言。

啊唷，女兒也在這邊坐？我有一樁喜事，報知你們。

言訖方才走進門，王妃合眾問連聲。亭山取出開封字，一壁抽書一壁雲。皇甫門中真不愧，原來那，劉家郡主未重婚。要知詳細如何故，去把這，郡主親書看個明。言訖歡顏相遞看，王妃女伯喜還驚。忙剪燭，急移燈，並依香肩看一看。看到數行生笑臉，看完全字放眉痕。奇英女伯方開口，皇甫夫人已出聲。

啊唷妙呀！說什麼有其父必生其子，如何劉家門內竟有這般節孝裙釵？

苦守前緣竟不忘，兩年受難在庵堂。洗漿粗事俱皆做，萬惡刁尼太不良。幸喜出頭來闕下，她又有，一片孝心救爹娘。而今此事如何處？殿下心中怎主張？武憲王爺容帶笑，拈髯歸座道端詳。

咳！賢妃，這有什麼主張？不過且依她去辦罷了。

劉門雖則害吾家，骨肉無傷可恕她。如若殺其爹與母，劉郡主，自然也要赴黃沙。況伊節孝堅如此，怎麼肯，忍辱含慚嫁少華？待等兒來同計議，少不得，書中言語要依她。王妃點頭連稱是，女伯觀書喜更誇。

啊唷妙呀，好一個燕玉郡主！

守節潛身不再婚，救親捨命竟來京。這般烈孝人間少，正所謂，不愧清風皇甫門。燕國夫人言到此，深深作賀叫雙親。今朝恭喜乾爹母，不久的，賢弟成婚郡主臨。劉府千金知大體，於歸必定是賢人。母親從此開懷抱，蘇家娘子轉思親。強含珠淚長吁歎，今日真稱是喜音。郡主失時猶得在，惟有我，癡兒小姐兩無形。浮沉世事真難測，到底是，富貴還歸有福人。娘子說完將下淚，王妃含笑慰慰。休感歎，莫憂心，凡事俱皆有夙因。你看我家時與運，千更萬變實奇聞。當年顛沛都分散，今日榮華聚一門。射柳姻緣如未絕，自然你，千金復轉女復生。那般鬧熱吾家府，排起來，佳婦佳兒共四人。就便死而難復活，我們豈是不知恩。她因皇甫門中死，要算我家府內人。未在前生酬大德，少不得，日朝月夕祭亡魂。看來天意深難測，我合你，做個癡人候好音。尹氏王妃言笑訖，眼看武憲又開聲。咳，殿下呀，既然郡主到京邦，怎使他們歇店房？今是我家兒媳婦，不易混雜在招商。就該另去尋公館，著幾個，潔淨房間住也康。粗細家丁差兩個，安排柴米與茶湯。別人倒也不必去，她已隨身有乳娘。就是妾身心不放，要差人，瞧瞧郡主甚容光。雖雲賢德強於色，到底是，美貌之人動愛腸。果若能像繼女，與兒方是鳳鸞行。蘇家娘子添高興，說道是，我到明朝走一場。武憲王妃齊說好，於時喜氣動華堂。大家膳過俱安坐，等候東平忠孝王。按下裡邊提外面，且談進喜在門房。

話說江進喜在外廂，酒飯又是曹勝作東，款待得十分周到。約有初更時候，遠聞喝道之聲，朱輪輦抬入中轅門，早報說，小千歲回來了。

大小家人接上前，於時進喜也隨班。紗燈一閃停朱輦，忠孝王爺已半酣。跨下輦來叫好醉，微睜醉眼四方觀。管家曹勝趨前跪，稟上方才義士言。進喜連連忙叩首，忙叫千歲請金安。少年國舅門前看，一見之時喜不凡。帶著醉來親手挽，悲悲喜喜即開言。

啊呀恩人啊，想煞孤家了！

你自云南到帝京，有何機密快言明？從今就在吾家住，好待孤家報你恩。國舅連連還叫起，才能進喜始抬身。

話說江進喜叩罷立起身來，忠孝王就問道：江義士，你的母親現在何處？進喜一膝跪下，從容稟道：母親與郡主，兩年避跡在於萬緣庵內。聞得小千歲重整門庭，今日俱來都下。郡主現有手書並畫扇呈在太王爺那邊，千歲一看即知明白。忠孝王爺驚道：怎麼說你那郡主已嫁崔門，何故又在庵中？進喜垂淚答道：於歸崔府的是賢侯爺外甥女代嫁，我郡主怎肯失節重婚？王爺見說，喜得連聲叫道：好，好，好！算得起冰清玉潔，九烈三貞。進喜又稟知討復等言，忠孝王說：你且少待。直向內宮而行。

當下王爺喜又驚，朝靴飛步入宮門。提燈僮僕難追上，反在跟隨後面行。一進華堂呼父母，椿萱立刻索書文。王妃含笑忙相遞，千歲接來手內擎。看過紅簽觀字札，一行一句一酸心。從前至後微微念，看罷之時萬種情。面上醉痕紅泛泛，眉邊愁色翠盈盈。不言不語燈前立，悲喜交加淚欲淋。喜的是，劉府千金重有望；悲的是，孟家小姐竟無音。手捧書札呆呆想，暗裡吁嗟叫一聲。

啊唷芳卿劉燕玉呀！難道你這般節孝？

小春庭內訂良緣，好事多磨幾變遷。只道重婚歸別氏，何期苦守在尼庵。不忘畫扇嘉卿烈，怒擲香羅愧我顏。今日救親來闕下，使孤家，公私二件兩為難。若將父母冤仇報，辜負你，數載真心守節堅。如念夫妻私愛切，斷送你，一生名望孝親賢。此情做主須父母，堂上恩寬或可全。

咳！我那孟麗君原配啊！

你今埋沒在何方？雁杳魚沉信渺茫。燕玉倘知孤何地，入京遣僕遞書章。芳卿亦在雲南府，為什麼，不曉兒夫封了王？總是這般無影響，看起來，奪袍良偶永分張。咳！郡主呀，雖然你已到京城，孟氏無蹤卻怎生？就便洞房花燭夜，還要你，孤衾獨枕守三春。且當原聘重回轉，也令我，金屋又借三美人。忠孝王爺心暗想，低頭無語只沉吟。王妃未及開言答，國丈回眸叫一聲。

啊唷孩兒，你怎麼毫無言語？

既然看過這封書，也要商量復一函。進喜初來天漸晚，此時已近二更天。劉家郡主來等復，使人家，越發憂愁意不安。快寫回書交進喜，莫使她，夜深急壞店房間。東平千歲躬身應，此事孩兒不敢專。殺她爹娘原正理，不消仇恨我心酸。少華一世循忠孝，這一件，父母之仇必要捐。尋出帕來交付了，任她自赴午門前。縱然聖上開恩赦，兒卻身無不孝愆。千歲說完窺父母，含情故意不開言。王親國丈微微笑，點頭嗟吁道不然。

咳！我的兒也不須這等性執，這件事豈有不依她之理？

雖則伊家太不仁，害吾骨肉陷吾門。今朝依舊親丁聚，這一件，父母之仇就可輕。況且清貞劉郡主，她為你，二年受苦在庵門。此來求救爹和母，這也是，名教之中大孝人。如為親仇來負彼，薄情罪過亦殊深。勸兒且自行仁義，積下陰功盈子孫。況我一門皆武將，為父的，三年血戰亦非輕。槍提馬走千軍死，鼓震鑼鳴百將傾。害盡生靈雖為國，造來罪孽卻盈身。如今安享昇平世，斷不可，復逆天心任性行。得放手時且放手，得饒人處且饒人。快些寫紙回書信，去復劉郡主孝心。你說已悉其中意，五更父子就朝君。九重天子如依奏，斷不無情害你親。這等復她方算妥，再有那，溫存言語你知增。東平千歲躬身立，微笑還言不可行。尹氏王妃心內急，連聲催促寫書文。休假意，莫虛文，此是孩兒所願婚。這處良緣再斷送，何時何日再成親？王爺見說無言答，拽開交椅坐其身。既命丫鬟呈筆硯，含毫展紙略沉吟。王妃蘇母齊來看，字字行行寫得明。接讀瑤章知一切，使感肺腑救恩深。春園一別時懷想，異地三年幾變更。畫扇相攜蒙守節，空門兩載受艱辛。尊嚴許字敢辭命，乳母諧謀願避身。如此清貞如此志，凡筠冰操不虛稱。少華感佩惟銜結，容再相逢訴此心。卿意尊堂與尊父，家君堂上已應承。風霜萬苦來為救，敢不成全大孝名。五漏下時當叩關，不妨侍父請天恩。令兄須正朝廷法，尊父尊堂必可生。草草數行先奉復，賢卿自慰勿憂心。情長紙短言難盡，燕玉卿君雅照明。旁寫少華燈下草，書完雙手奉嚴親。亭山閱過言稱是，催促黏封快付行。忠孝王爺親挽筆，紅簽封罷喚提燈。躬身含笑稱安置，孩兒付字就安身。皆為壽宴多飲酒，十分醉意不能禁。交明畫扇並回信，即刻相差進喜行。武憲王爺言道是，五更起早好朝君。少年國舅相辭出，竟到西書房內行。就取鑰匙開寶盒，拿出五十白花銀。傳呼進喜來堂內，悅色和顏吩咐雲。畫扇依然攜了去，回書一併達千金。所求之事都依得，說我黎明就面君。天子若應傳赦詔，不須郡主再憂心。白銀五十聊酬你，添做棉衣飲酒金。累你娘兒同受苦，孤家著實不安心。此時略表些微意，少不得，再與前程報你恩。進喜一聞忙叩首，接了書信與花銀。謝恩已畢方辭出，千歲傳言可有燈？進喜應聲又未帶，忠孝王，回頭即便喚家丁。

嗯！家丁們，把官銜燈付他一盞，相照而行，

親隨奉命就提來，一盞紗燈燭影開。忠孝王親書四字，威風壯麗果驚人。其時進喜方辭出，作別同班就繞街。慢表這邊回店裡，且談千歲在書齋。回書發後消停坐，想起香羅手帕來。

呀，正是！這付香羅帕兒收在何處？